天岳山館文鈔

天岳山館文鈔目錄五

平江　李元度　次青

記　書事

姚姬傳曰記亦碑文之屬碑主於稱頌功德記則所紀大小事殊故有作序與銘詩全用碑文體者亦有紀事而不以刻石者曾文正曰記雜事者經如禮記之投壺深衣內則少儀周禮之考工記皆是後世古文家修造宮室有記遊覽山水有記以及記瑣事記器物皆是而方望溪則謂散體文惟記難撰結蓋無質緣可立若徒具工作之程期宮室之位置雷同鋪敘甚無謂也故昌黎作記多緣情事爲波瀾永叔介甫則別求義理以寓襟抱于厚惟記山水能雕刻衆形至監祭使四門助教武功縣丞廳壁諸記則皆世

俗蹊徑耳
余案宋人之記或以論體識之正苦無質榦可立故不得不別出機杼耳記山水至柳州可謂特絕而惲子居猶謂體近六朝未爲至凡狀山水莫善於爾雅而說文次之遂作遊通天巖諸記又謂三百篇多言山水古簡無餘辭至屈左徒肆力寫之而後瑰怪之觀幽淡之境如遇諸心目開古之善遊山水者以左徒爲始則所見抑又遠矣書事亦記屬也故附之
序記文古人多自書余惲子居集中皆書名今參用之古人二字名多止稱一字如紂名受德泰誓但稱商王受曹叔名振鐸國語但稱叔振晉文公名重耳左傳但稱晉重魯仲孫氏名何忌春秋

定公六年經但書忌又如李光顏烏重允韓公武皆二名也退之平淮西碑兩稱顏允武一稱顏允皆其例也然終以晉二字爲正

婦　書長沙余高氏昇仙事

天岳山館文鈔卷十五

聖祖御臨米芾書碑記

古者道統治統出於一。後世出於二。孟子序堯舜至文王率五百年而統一續。此道與治出於一者也。孔子生周東遷。朱子生宋南渡之世。天付以斯道而權不屬。此道與治出於二者也。我
聖祖仁皇帝。應王者之期。躬聖賢之學。而道與治之統。於是復合。計自
沖齡踐祚。
臨御六十一年。享國之永。爲殷中宗以後所僅見。其
文德武功。囿合二帝三王而一之矣。即以文學論。抑有超絕千古

者伏讀

庭訓格言

聖祖自言年十七八時讀書過勞至咯血不肯休

幾餘游藝臨摹名大家手卷多至萬餘手寫寺廟扁榜多至千餘

蓋雖專門名家莫能希其萬一矣至其書學之勤也翰林學士沈

荃嘗直南書房

聖祖數召入內殿　賜坐論古今書法凡

御製碑版及殿廷屏障輒　命荃書之荃每侍

聖祖書下筆即指其弊兼析其繇

上愈嘉其忠益其後荃子宗敬以編修入直

上命作大小行楷猶　諭及前事且使內侍傳　諭大學士李光
地曰朕初學書宗敬之父荃實侍歷指陳得失至今每作書未嘗
不念荃之勤也於戲
聖德淵沖樂取諸人以爲善即一藝已如此宜其亙千古而立隆
哉臣所見
聖祖御臨米芾董其昌書刻石者多而眞蹟不獲睹同治初在浙
西得此卷爲
御臨米芾書絹本凡百五十一字卷端小璽曰　康熙御筆之寶
末空二行未署年月葢留以備　頒賜時補書耳不識何時流落
人間而至寶不能掩閟臣幸得此乃構寶翰樓以珍弆之每一拜

觀如瞻羲畫開天啟太極之苞符也文畫闡繹具純一不已之全神也葢數千年道統治統之合卽是可闚其崖略矣豈勵一藝之精云爾哉抑

聖祖幾暇怡神其偶然流露者尚若此況

聖德神功之涵濡發育於二百餘年之久者哉謹拜手稽首爲之記

高廟御書恭記

咸豐九年月正元日臣元度從兵部侍郎臣曾國藩駐軍建昌遊郡城書肆見故紙中有擘窠書福壽字各一字高二尺廣稱之龍文朱篆非人間所有謹購歸之臣國藩籍定蓋

高宗純皇帝御書也謹案我朝

列聖每歲終

御書福字賜中外大臣尤渥者兼賜壽字其筆曰錫福蒼

生傳自

世祖至今猶中書供

御蓋二百餘年矣大臣膺殊眷者值生辰亦

賜福壽字皆異數也
高廟天縱多能
奎章照耀海內望而知爲眞蹟第不知所 賜者何人耳輿後流
轉至建郡未付剞劂殆有神物護持而臣 元度以元日得之於戲
何其幸也昔歐陽修記宋仁宗御飛白以謂仁宗之德澤涵濡四
十餘年雖田夫野老猶能悲歌思慕於壠畝之閒況儒臣學士得
望淸光者乎而黃庭堅仁宗御書記稱其天德純粹無聲色畋遊
之好平居時御筆墨士大夫家或得隻字片紙相與傳玩比於河
圖洛書敬愛所在如臨父母況我
高宗皇帝文德武功超越萬古

臨御六十年
禪授後爲
太上皇帝又四年
聖壽八十有九自其七旬卽 親見五代曾元有 五福五代堂
寶璽
福壽之崇古今一人而已豈宋仁宗所能比擬哉夫慶雲景星光
被萬物庭堅所謂譽高厚而賛光華者也 臣樗櫟散材自度不能
躋九列邀 殊錫而老母在堂幸依
日月之末光獲瞻
宸翰恭懸楣北沐

先皇之福蔭俾臣母眉壽熾昌傳之子孫世世永寳歐陽修所云望氣者言榮光起而燭天今其將在敝廬矣臣國藩既恭跋下方臣謹爲之記

高宗御題郭昇畫記

同治元年元度駐軍衢州得元郭昇黃山雲海圖氣韻蒼潤似米芾父子上有

高宗純皇帝御題詩云京口茅堂住幾年烟雲供養領江天淋漓戲寫絪緼狀不許黃山景占全末署辛巳夏五

御題字係小行書鈐 乾隆宸翰 幾暇怡情二小璽幅中另鈐

寶璽五在上方之左曰 乾隆鑑賞正圓白文右曰 乾隆御覽之寶橢圓朱文左下曰 石渠寶笈長方朱文右下曰 三希堂精鑒璽長方朱文曰 宜子孫方白文蓋 石渠寶笈中物也謹案乾隆九年

詔編石渠寶笈四十四卷　內府所藏書畫及其款識題跋與曾
邀
奎章寶璽者一一臚載五十六年
詔撰續編前後品題甲乙悉本
睿裁故相阮元直　南書房時獲瞻美富作　石渠隨筆謂凡歷
代名人書畫於乾隆九年入　石渠寶笈者皆用前所鈐五璽惟
藏　乾清宮者加用　乾清宮精鑑璽　養心殿　壽甯宮　御
書房皆如之其藏　圓明園者惟五璽而已迨後續編寶笈乃加
石渠定鑑　寶笈重編二璽間有用　石渠繼鑑者則已入前書
而復加題證者也茲軸凡鈐五璽殆入　寶笈初編而藏諸

圓明園者歟考辛巳爲乾隆二十六年殆　幾餘清暇取　石渠所藏弆擇其尤者繢加以題詠歟不審何時流落人間而亮跋得薰沐而寶藏之何其幸也又案郭畀字天錫一字佑之號北山鐵網珊瑚稱其家世京口故作畫全法米南宮

欽定佩文齋書畫譜列畀傳於戲一藝耳

聖祖甄錄於前

高宗題品於後既以見小善不遺而士之精一技以得名於後世者其亦可以興哉

敕建湖口石鐘山楚軍水師昭忠祠記 代

道光三十年粵西姦民洪秀全楊秀清等搆亂陷州縣以十數大軍進勦積歲弗能定咸豐二年踰嶺涉湘閒道犯長沙解圍後由益陽湘陰掠民船萬計乘風過洞庭陷岳州陷武昌三年正月破九江殘安慶入金陵據爲僞都六月由湖口游彭蠡犯江西行省江忠烈公忠源以楚軍堅守得全終以無水師故不能大創賊兵部侍郎曾公以親喪在籍有 詔起復治鄉兵念賊擾長江非舟師莫制其死命遂建三省會勦議治戰艦於衡州時承平久人不知兵水師尤扱舉相顧愕眙曾公精思詣微尺寸皆有絜度按今福建提督楊公載福於羣伍中令典水軍某亦承其乏屬武昌再

陷　廷旨趨行遂以四年正月發衡州二月抵長沙則逆舟數千
已溯流至銅官渚逼省門會公遣將復甯鄉賊遁會岳州陸軍敗
賊閒道撲湘潭掠商船萬餘將泝湘江通兩粵長沙危在旦夕四
月朔某會楊公暨褚運使汝航夏運同鑾以舟師援湘潭鏖戰五
晝夜盡焚賊舟提督忠武公塔齊布以陸軍夾擊復湘潭會公加
飭戎政七月誓師水陸東下連戰皆捷塔忠武斬偽丞相曾天養
閏月復岳州褚夏二公死綏羅忠節公澤南來會水師追及嘉魚
次金口八月攻武昌漢陽下之九月收黃州蘄州十月大破田家
鎮鐵鎖之橫江者七鼓鞴火液之燔賊舟萬有數千忠武忠節踏
賊半壁山浮屍蔽江下十一月舟師次九江陸軍克興國大冶北

渡剗黄梅鐵廣濟擲蘄水進蹴九江某遂率前鋒直擣下游之石鐘山石鐘者當彭蠡口爲江西鎖鑰賊必爭者也先是江西戰船數百淪於賊賊用以塞湖口拒我軍爲浮梁鐵鎖視田家鎮加密隔岸梅家洲壘僞城環巨礮數百水衕弗利仰攻介士多死傷我軍憤甚遂以十二月中旬偏輕舸猛進犂逆舟之在湖者自大孤山至南康都昌當者輒盡會水益涸賊悉銳守兩岸鐵戧斷中流師弗克歸各巨艦及輜重之泊九江者繼爲賊𤓰焚於是外江與內湖如限絕域矣五年正月湖廣總督兵潰武昌漢陽復陷會公酉塔忠武羅忠節圍九江而命某馳援鄂至則與巡撫胡公林翼相依倚搤沌口薇湖湘會公入章門加治水師饒廣告陷檄羅忠

節自九江移剿復弋陽及廣信六月克義甯塔忠武卒於九江軍別遣將規湖口蕭節愍捷三卒內湖水師夾擊石鐘山以外江撫援不克七月節愍中礮死羅忠節赴援武昌壁洪山鄂禍差解而僞翼王石達開由通城入義甯躪江西境連陷瑞臨袁吉撫建各郡與粵東賊由茶陵入江者合勢益張十一月曾公韵九江軍剿瑞臨檄某繞道來江統水師時道梗易服爲賈人亘山千餘里十二月達大營六年二月陸師潰於樟樹鎮我兵在下游者悉援省會南康亦失其別攻撫州者相持數月不能下當是時烽火逼省城官私掃地赤立戰士懸釜待炊岌岌不終日其卒能搘拄者以水師分扼各要隘賊飽掠終不能舟運故官軍得圖補救而徐以

自全也六月水師復南康七月湖南援軍至瑞州十一月克袁州羅忠節歿於鄂李忠武續賓領其衆亦以是月偕巡撫胡公再克武昌提督楊公帥舟師復漢陽黃州蘄州抵潯陽內外軍相望撫繇得合李公尋攻九江掘長壕困賊十二月曾公勞軍九江七年正月命瑞州軍效圍九江法二月曾公奉諱歸疏請以楊公總理內外水師而以某協理

詔曰可兩軍雖洽一然終懸絕江湖間以石鐘爲之梗閡也七月水陸官軍拔瑞州進搗臨江楚師之圍吉安者亦屢戰勝惟九江死拒如故某與楊公議以九江恃湖口爲援不拔石鐘九江不可得密約李公率陸軍從八里江潛濟出賊不意撼其城內外水師

夾擊血戰兩晝夜以九月九日破梅家洲偽城燬石鐘山賊巢翻其崖獲賊戰艦八十有九巨礮千二百有三殪悍賊萬餘克湖口於是水師之三載阻絕者內外皆合某帥師循彭澤取小姑進逼安慶楊公則乘勝復望江東流建德抵蕪湖之荻港破繁昌泥汊兩偽城賊艅幾蕩盡我水師陣亡亦不下數千人矣十二月官軍克臨江八年四月克九江殄賊無遺種旋收撫州建昌石達開竄浙閩八月克吉安江西肅清會公奉

命援閩浙軍次湖口以水師戰亡諸將士疏請

敕建昭忠祠

命既下某與楊公集議建祠石鐘山祀蕭節愍周貞愍褚迎使遺

迎同副將成章鑑參將羅勝發游擊黃國堯都司史久立易景照李洪盛謝新有陳友德郭德山守備黃開進白人虎等而以弁勇三千餘衆祔之爰緬述水師分合之繇幾諸石以諗後人當洪楊之初媢亂也憑山爲巢雖悍而地僻且遠勢甚渙自掠舟洞庭挂颿指金陵舳艫千里大軍十餘萬茇舍從之弊弊然常出其後故東南辦賊非水師罔濟

國家之制閩粵設水師提督皆以防海疆內地如兩湖三江在事者多不措意戰船久窳脆不可用蹈敵治水師如倡絕學於舉世不爲之日微曾公寘心孤往合羣策圖之天下事不可知矣今自湘源以下長江二千餘里官軍分扼其吭無一賊帆上駛不可謂

非水師之力抑死事諸君子之力也烏虖朝廷養士二百餘年司計所入大半以供軍餉乃大亂幾及十年出死力以扞危疆顧獻在草澤寒微之賤士諸君子趨死不顧利害身殉至三千餘人綜計全楚國殤殆以數萬計竭數萬衆之死力屢蹶屢奮轉戰數千里而大難迄猶未紓死者而有知也月黑風悲之夕江波怒號水石相激毋亦有不平則鳴與所謂欵坎鏜鞳噌吰如樂作者相應和也乎是大可悲已祠在山之椒凡數十楹別置田產歲取所入供香火修葺費牒江西行省存其牘以垂遠久後有作者覽此軍分合之繇及死事諸人併力以奪茲山之艱且險其亦念慎固封守之義而勿以險要資敵也夫咸豐八年

戊午冬謹記

平江縣學新建魁星閣記

太史公天官書謂斗爲帝車運於中央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攷北斗七星前四星爲魁後三星爲杓所謂魁枕參首是也魁第一星曰天樞二曰璿三曰璣四曰權杓第一星曰玉衡古帝堯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葢上法天文以制器握斗柄以候二十八舍之度也後儒釋璿爲珠乃謂以璿爲璣以玉爲衡失其義矣抑聞天樞又爲三公魁下六星兩兩相比者曰三台中宮之星莫尊於紫微垣而三公輔弼天子上應天樞是天神之最貴者莫魁循若也繁星萬一千五百有二十而北斗四星爲之首故名物之首稱魁書渠魁禮不爲魁漢書黨魁皆首義也後世稱

廷對第一爲大魁遂於科名有專屬矣
聖朝離明化繼煥乎有文直省府廳州縣各學宮例皆建魁星閣
及文昌宮誠以天之六府文昌六星在魁前其三曰貴相主理文
緒而魁之光氣翕艴足以燭闇留振幽滯昭回雲漢與
聖天子作人之雅化上下合符故不特績之府常仿之城郭寓之
像設而復徧祀天下之學宮夫非欲合天文人文以化成天下哉
平江爲南紀奧區水有汨羅山有天岳稱節義理學之邦學宮前
向有魁星閣圮廢且七十年光耀韜勳文運闇而弗彰同治丙寅
春邑人士循覽宮牆歎爲闕典議卜地建閣用以揭虔妥靈邑侯
歐陽君力主斯議乃醵金庀材構傑閣三層高五十尺觚棱嶙峋

輪奐赫昕經始於六月二十四日落成於十月費緡錢二千有奇屬大倉陸星農常熟翁叔平兩殿撰各題額書榜揭楣閒翌日迎神秩祀有所章縫紳黻之徒走幣奉璋贍拜趨蹌皆曰茲山雄秀適與學宮對峙凡天作而地施之以俟今日者歟謹案石氏星經魁星一主天二主地三主火四主水夫天與火合為同人文明以健之應也澤上有地為臨教思無窮之應也魁星垂象於天精爽翕聚氣類斯應從此天人協贊麗椒桃被邑人士益勵文行掇巍科上玉堂俾太史氏屢書曰下五色雲見謂非文運昌明之務哉至奎為二十八宿之一其星屈曲相鉤似文字之畫孝經援神契雖有奎主文昌倉頡效象之語而與今所祀之斗魁自各別也謹

稽乾象參之卦體記其事以壽貞珉俾邑人士有所考焉

平江縣重建三賢祠記

三賢祠舊祀楚左徒屈子宋丞相王文正公參政唐質肅公以屈子靖節汨羅江二公皆起家平江令也祠刱於明嘉靖十四年知縣宋公越　國朝康熙六十一年知縣楊公世芳重建距今百四十有八年矣破屋三椽栗主置北牖上字黯昧不可辨識饗祀闕如行路閔焉考古屈子祠在縣南屈家巷久圯宋縣令楊公寅乃建忠孝雙廟於城西孝廟祀羅氏二子忠則屈子也王文正亦有專祠後皆圯是以有三賢祠之建同治五年署知縣廠君維緒議屈子當建專祠其三賢祠應增祀元翰林學士承旨歐陽文公元蓋文公嘗同知平江州事與文正質肅以類從也元度聞而韙之

七年夏告養歸旆君已去位會邑人士更建天岳書院乃諾於介衆別建屈子祠於書院左方又以三賢祠址湫隘擇地城隍廟右捐貲經始不足則益以忠義祠歲租閱明年成祟祀三閭門廡稱之斲石爲欞閣鴟吻藻井壯觀翼然工竟乃筮日納主籩豆有嚴令長師儒逢掖紳佩之倫咸集旣成禮爲元度爲文紀歲月元度惟昔朱子初任同安簿卽爲蘇丞相立祠厥後於建陽學立四賢堂祀陳公洙游公酢陳公師錫蕭公之敏於江山學立三賢堂祀徐公揆周公穎徐公存於邵武學祀李忠定漳州學祀高公登建甯學祀游御史常熟學祀言子游應城學祀謝上蔡若其祀周程三子則於建康於袁州於隆興於婺源於黃州韶州邵州數爲之

末已訖文具集中豈好爲此不急之務哉宇宙所以不敝者賴聖賢豪傑藎臣鉅子落落然撑拄其閒凡名賢過化之地其流風遺澤皆歷久勿能諼秩而祀之則可以廉頑立懦使尙友者奮興百世之下故名宦鄉賢學宮旣有定制而其尤逴著者則特設專祠或並祀一堂以志畏壘之尸祝王唐歐陽三公皆祀邑名宦而三賢祠之建有舉者卒莫能廢非夫秉彝懿好之不能自已者歟史稱縣廨舊有物怪憑戾文正至守吏聞羣鬼嘯呼曰相君至矣當避去自是遂絕又稱縣民李氏貲而吝吏誣爲殺人祭鬼岳守捕其家無少長楚掠不肯承貿蕭訊無他驗白其冤又稱文公處已儉約爲政廉平其有功德於吾平若此記曰法施於民則祀之三

賢實應祀典後之官斯土者知吾平爲偉人發跡地其亦當抗心希古而弗使三賢專美於前哉元度不敏謹記祠之始末鍥石陷壁間既以舉宋揭一令君之墜典亦由行朱子之志也同治八年秋八月記

天岳書院新建屈子祠記

汨水爲平江經流行二百里入湘陰逕玉笥山爲屈潭屈子懷沙自沈處也平江與湘陰古爲羅縣故一稱汨羅其水駛而洌激而壯與屈子芳潔之性哀怨之音千載下如相響答焉唐天寶間詔立古忠臣義士祠長沙郡立楚三閭大夫屈原廟封清烈公宋封忠潔侯明嘉靖中改稱楚三閭大夫屈原氏之神有司歲以五月五日致祭攷屈與楚同姓自瑕受屈爲卿因以爲氏里門曰閭哀郢所云發郢而去閭者此也屈之閭介於昭景故曰三閭主之者爵爲大夫王逸楚辭注三閭之職掌王族昭景屈三姓觀漢高帝用強幹弱枝議徙昭屈景於長陵則三姓至漢初猶盛也史稱楚

雖三戶亡秦者必楚·韋昭謂三戶卽昭屈景三姓·非以其爲宗臣歟·方屈子之爲大夫也·序其譜屬·率其賢能以厲國士·猶未躋世卿之列·及爲左徒·益親信任事·令尹子蘭上官大夫忌而讒之·遂有江潭之放·漁父稱三閭·叅止知其故官耳·昔考烈王嘗以左徒黃歇爲令尹·封春申君·知左徒乃上卿·非止大夫秩也·史氏稱人之官·不係以最尊·卽係以最後·然則當稱屈左徒·不當稱三閭大夫矣·抑吾謂洙泗鄒嶧而後·道德文章節義·莫盛於左徒·廟祀歷稱屈子·叅其忠愛本性·生百折不回·既足扶樹人倫·廉立頑懦·而離騷一經·上繼風雅頌·尤後世文詞之宗·至其舍生殉義·則遂比夷齊以外所僅見也·太史公云推斯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肅

詎校卿大夫位號之崇卑哉平江南門屈家巷宋有屈子祠後別建忠孝雙廟一祀屈子一祀秦羅氏姊弟今皆久廢於是平境無屈祠矣夫屈子廟食徧大湖南北汨羅江爲其懷沙盡節地獨闕俎豆之報且數百年謂非數典忘其祖歟同治戊辰邑人士卜建天岳書院元度諗於同志立屈子祠於院之左方崇豐嚴翼祼薦肸蠁匪第修闕典也學者幸生先賢過化地讀其書想見其人又以入廟思敬欽挹其流風遺韻益當奮興百世之下夫道德文章節義無古今一也有能志古人之志是卽古人之徒也屈子陟降之靈其必默爲佑啟也夫

平江書院新建君子祠記

記曰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解者曰國故國之先獻如樂有制氏詩有毛公禮有高堂生書有伏生之類無則合鄰國之故以祀之蓋古者大司樂合國之子弟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殁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所謂故也三王之祭川也先河而後海聖人之道其海乎國有先儒學海者也祭必先河則由委以遡源此之謂務本自朱子以乾道三年監南嶽廟與南軒張子講學長沙洎紹熙五年來知潭州重建嶽麓書院湖湘正學大明吾平李練溪吳伯英鄒行之諸先生皆親及其門語錄中多其問答逮朱子還朝李良仲李草堂及李先生雄遂相隨往學後僞學獄起朱子

去國僑西湖靈芝寺送者寥寥長仲猶相隨問難不忍去而許仲
明方明甫毛竹間魯寶潭方叔行萬子靜諸先生則受學李宏齋
黃勉齋饒雙峰諸儒之門以私淑朱子許先生春伯亦從宏齋雙
峰游夫以區區百里之邑同時講明正學者如此其衆可謂盛矣
乎故有九君子祠建自元時祀李吳鄉許二方毛魯萬九先生至
今弗替蓋晉宗遺意顧未祀三李先生及許春伯而九君子中祀
鄉賢者又止五人既皆屬闕典而祠址湫隘近市亦不足揭虔妥
靈同治戊辰邑人重建書院元度諗於同志別建君子祠爲後學
矜式并白守土吏通牒上臺請以九君子中之伯英行之明甫竹
間並祀郡邑鄉賢又以三李及許先生並祀君子祠大府以 聞

得　報可乃筮日迎主釋菜如典禮祔列祀十有三人祔祀一人額仍九君子從其朔也昔朱子記崇安縣學趙清獻胡文定二公祠謂古聖賢遠矣欲諸生自其近者而達之是以象兩公於此堂諸生望其容貌而起肅敬之心考其言行以激貪懦之志庶幾能達於聖賢之域乎烏虖朱子之說先河後海之義也諸君子吾平之國故又朱子之門人弟子也學者所讀孔孟書皆朱子詮釋之書即皆緣溪伯英貢仲諸子講肄敘錄之書今幸登其堂拜其象主考其師友淵源退而紬繹其書求聖賢之所謂學者幸而有以自得之則亦無殊親炙之矣李宏齋曰洙泗水南流平江汨水亦西南流人多古學以此有志者奮乎百世之下當慨然思俎豆其

間哉

清江縣賓興會記

古選舉之途三曰徵辟曰貢士曰科目自宋以來科目爲尤重令甲之所垂風會之所趨人才之所由升降胥於是乎在我

朝重熙絫洽久道化成士生其時沐浴

聖澤每三年大比歌鹿鳴而來者海以內計千餘人及偕計車試

禮部又選進其十之一二其次貢成均者分四目並得肄業六堂蓋猶周禮鄉三物賓興及司徒司馬以次書升之遺意也自粵寇稔亂蹂躪半天下士轉徙播遷或治鄉兵保境絃誦聲爲少歇賴

聖主威靈敦崇文治凡名都新復及被兵各行省皆

特詔補行鄉試其捐佽軍餉至鉅萬者皆增廣中額及學額於歲

聖天子嘉惠士林何其渥也然軍興十餘年疊圍雖漸廓清而瘡痍未復寒畯之欲試於鄉與試禮部升太學者往往苦無脂秣資坐是中輟有志者每廢然返當此時有能起而佽之俾彈冠于于各遂觀光願此其爲力詎不足推廣皇仁而泯造物之憾哉清江爲臨郡首邑山川清淑之氣代毓偉人宋三司磨勘劉公式嘗聚書數萬卷爲墨莊教其孫曰敞曰攽爲世大儒其四世孫清之與朱子友朱子爲作墨莊記元吳文正公作後記厥後孔文仲武仲平仲三先生起而應之於是三孔之稱與三劉相輝映明有熊文毅公化楊文正公廷麟勛猷節義高天下我 朝楊勤慤公爲時名臣其他鉅人長德不可縷數可謂

歲庚同治乙丑冠氛既殄民和年豐都人士體
國家菁莪樂育之意醵金爲興賢會擇公正者司之取其息以厚
士士之赴鄉會廷試者皆佽焉其規制及善後之法甚備余闕而
義之曰諸君子何其用心公而程力衆也凡人之力其施於私也
易以公則難何也爲其有我也凡人之事成於獨也易以衆則難
何也爲其有人也諸君子獨能公其所私合衆爲獨無我見無人
見則又何公之不可濟何衆之不可一耶邦人士從此蒸蒸日上
必將遠紹三劉三孔之德業文章近追文正勤愍之勳烈以仰副
聖朝大比興賢之盛典而不徒科目之蟬聯已也是舉也其可爲
知本計者歟謹記其崖略如右其出貲者備列諸碑陰以詔後之

君子。

逌園記

汨水出義甯州入平江西南流百二十里迓爽口爽水入焉余家爽溪之曲距汨江六里許先高祖卜居百二十年於茲矣宅東爲溪水環之逌雲峙其東福石峙其東南兩山羅列如屏障同治元年余歸自浙中念古人耕且養三年通一經思構特室爲讀書將母所明年闢小池於居室左池中央築循陔草堂獄闢右本與池荷相掩映上有樓三楹度圖籍及書畫鼎彝之屬曰藏書樓傚其軒以望逌雲福石蒼翠落几案陰晴變態萬狀池廣三畝繚以逌欄及小橋橋南壘三間曰紫心齋植闘爾號紫心者譬逌迺凡卉池北有隄雜蒔梧桐豫章桂蠟梅之屬先大父所手植也池四周

樹木芙蓉花時爛若雲錦先是先伯遜吾公築課雲樓於池上近因子姓繁遷居祖宅二里外而以舊宅屬余移樓額懸新居余乃稍拓其制易名曰詩境樓以後爲左右移稍進爲疏圃矚望皆修竹灌木素心齋之右數十武曰尚友亭曾大父讀書處也今益拓其垣西窗洞豁亭以西爲內室迤東有屋上下各三楹曰味閒堂爲燕賓之館四時花不歇堂有門直居室大門之左室右有樓翼然曰愛日於冬令讀書爲宜隙地輒時花木統名曰超園好事者爲作圖焉東方曼倩曰居深山積土爲室編蓬爲戶彈琴其中以詠歌先王之風可以樂而忘死矣語意與仲長統樂志論同然仲氏所云良田美池廣宅背山面流益以舟車使令之適非寒畯所

能辨以故濡迹建安朝不復能自潔其身也曼倩大隱朝市邁公理遠矣而亦不克踐其言鳥虖難哉余少以飢驅走四方不遑將母及崎嶇戎馬中瀕死者數矣每念伏波憶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多得今乃得歗歌偃仰於此園春秋佳日奉大夫人行花畦竹徑閒聞兒輩讀書聲顧而樂之客至則網緡於池擷蔬於園不假外求而自足而又願小易償拓舊廬出新意見者咤改觀而所費約甚曾不及仲公理所言之半記曰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其謂此歟人情不閱險阻飽憂患不知俛仰寬然之足樂抑非其所手治而成之甚艱者猶不能若是其親切有味也繼自今吾能一日舍園以他適歟記諸石使後人愼守而日增治之也

超園續記

超園既成之三年余奉詔帥師援黔辭不獲以同治丙寅三月行越戊辰四月戢事六月乞養歸入吾園則樹之蘖者拱卉之茁者叢荄之坼者將果矣乃拓循陔草堂之外垣築樓於東北隅曰問月庋所續購書凡十萬卷下爲曲室導以回廊累石級以達詩境樓闌樓之後苑盛植花卉苑有亭曰蕊珠循左廊出有亭曰紫薇吾鄉產紫薇甚盛樵者薪之莫知貴也貴之自予始亭前有苑廣十許丈回廊界之區爲三與亭對峙者曰寶翰樓樓三楹四壁嵌玻瓈賞雪月尤勝環以池廣袤十五畝周繚以垣池畔植木芙蓉梅柳梧桐薔薇紫荊之

勵南岸則家廟曆仁倉爽溪書院在焉小舟曰盟鷗舫月夕泛之作滄瀁閒想樓之西爲碧瀾亭與碧瀾對峙曰觀稼亭地獨高秋穫時稻香撲鼻觀遐東復有池地較窪種荷特茂游魚剌剌出波間池之隄各翼以欄隨地勢爲曲折東有臺曰眾香小榭迤北曰壽萱閣並斷石爲橋屹池中凡二十有二樓閣齊橋端若複道然凡數折亦達於詩境樓樓右架修廊逕戀珠亭右遂達於後山有屋曰長春別館環植梅三百樹竹萬个山茶百本西上爲仙弈亭設位祀花神石案在亭下石凳環之可弈可飲可坐玩月又西爲延爽樓爲聽書聲亭則書院游息處也仙弈亭之前循欄而北嶺三則有洞天紊石數十級循而下則碧瀾亭畔也園之曲折周環

略如此烏虖余爲此汲汲豈眞作無益害有益哉旣自寫其胷中之邱壑抑幸生無事時讀書種花養親課子孫又以其閒招同志飲酒賦詩答退則斐然有志於述作回憶枕戈避賊時能自必其有此樂耶雖然園以人重人不以園重裴晉公之午橋司馬溫公之獨樂邈哉弗可攀矣若李贊皇記平泉誡子孫勿以一草木一石與人殊爲達觀者所笑惟歐陽子記海陵許氏南園以訓許氏孝弟著於四世其子孫世久而愈篤則不獨化及其人將見園閈之草木有駢枝而連理也禽鳥之來集者不爭巢而棲不擇子而哺也烏虖是則余之所願望也夫

平山堂重建歐陽文忠公祠記

三代下兼三不朽而詣其極者宋歐陽文忠公一人而已公之學自韓子以達於孟子孔子著仁義禮樂之實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自言學道三十年所得者惟平心無怨惡耳故雖其怨家讐人嘗出死力擠陷公者遇之無纖毫芥蔕至其天資勁直言人所不敢言雖機穽在前觸發之不顧也尤偉者在政府與韓魏公協謀定大計贊立英宗復開悟皇太后俾釋嫌衅則誠社稷勳焉公於文章直接韓子之傳蘇文忠稱其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世以爲知言不但已也眉山蘇明允父子挾策走京師時無知者公上其書於朝拔其二子軾轍爲舉首

曾文定王荊公皆公所賞識宋之文極盛矣然微公莫能宏獎而鎔冶之是諸家之文皆公文也且以餘事論之公修唐書及五代史卽與龍門頡頏著詩本義能折衷毛鄭二家著易童子問能糾王輔嗣之失作集古錄卽爲後世金石家之宗作四六文卽能一洗崑體偶作小詞亦無愧唐人花間集公蓋得文章之全者宜其名滿天下爲諫官則稱歐余王蔡爲宰相則稱韓范富歐陽詩稱歐梅文稱韓柳歐蘇曾王又獨以公配韓稱韓歐兼立德立功立言而各極九等之最公之外豈復有二哉慶歷八年公自滁州轉起居舍人徙知揚州年四十二矣明年卽移知潁州公嘗記眞州東園杭州有美堂而平山堂獨無記儻和劉貢父平山堂詩一首

存集中平山故有公祠不知所自始然公子發撰先公事蹟節云滁揚二州皆有生祠則緣來久矣公在前明已從祀孔子廟國朝康熙三十四年

聖祖南巡

賜御書祠額曰賢守風清

聖賢相契直如臣主之同時宜其曠百世而相感也咸豐中粵寇陷梁揚墟當兵衝祠毀於燹事平當事重葺平山堂而祠未興復也光緒三年二品銜兩淮都轉鹽運使歐陽崇如既涖任出政誠民壹以公爲法閒登平山堂求拜公祠不可得因喟曰先賢過化地俎豆餘七百年亟以

天題祠不可不復況某廬陵之族裔也幸承乏茲土敢數典而忘
諸乃議捐俸復公祠檄提舉銜候補鹽場大使周鵬翥董其役時記
名提督衡陽歐陽君利見方興水軍按察使銜江蘇候補道平江
歐陽君炳方客淮南皆曰某等族望同出渤海願各斥五百金佽
役工始於四年秋九月落成於五年冬十月於是都轉走書趣元
度為之記烏虖文忠公之德業文章與日星河嶽並垂猶俟贊稱
矣後世祀公與都轉之重新斯廟豈廑留意於山川文物之美哉
凡欲使百世下聞風而興起也蘇子謂自公出天下爭自濯磨以
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顏納諫為忠公之不朽在
是矣揚為公舊治固宜為公之神所憑依哉然則都轉之為治與

其志之所存卽此舉皆可以推見而其人抑自此遠矣都塼名芷

塒槃如其字湘鄉人

續九老題名記

道巖在縣東百有五里。巖有宋九老題名石云。攷九老會昉自唐白文公。洎宋文潞公留守西都。與富鄭公司馬溫公作耆英會。蹤行者代不乏人。而吾平九老。則南宋督進士仕。能與進士饒鈞等所會集也。時督年七十有三。與七十有八。督公仕行。鄧公希淵並七十有七。方公采。李公應春並六十有九。張公萬全六十有七。羅公大呂六十有二。羅公大亨六十。吏逸主會。閱十二年。詩歌巖間有九人。六百三十二之句。蓋紀年也。督公受學饒雙峰。稱曾潭先生。吳公爲陽坪先生。雄次子。皆朱子再傳弟子。流風遺韻。今六百餘

年矣明黃梅巖方伯昭道嘗與邱大令鶚璣余明經大乾同遊兹山並有詩殆擬續前會而未果歟同治辛未展重陽元度以村居暇屈指同縣任京外官歸林下者得九人乃折柬招集爽溪新舍越日遊道巖巖分前後石穴中通後巖有九老祠由石隙蛇行入歷數十武忽開朗遂前巖是爲葆眞觀前後屋數十楹皆以巖爲宇有檻楯飛椽瓦其右有龍潭其峰曰香爐席帽華蓋縱遊畢會飲議續題名故事元度年甫五十一諸老多丈人行又親在不敢稱老但治具作主人耳酒半敘冊子合元度數之得六百三十二歲諸老皆驚詫曰異哉何適符宋九老之年也豈眞有前定者耶道巖之會古以九人今十人齒不差絫黍予不與則年數彿合其

勿辭元度固辭不敏則又曰昔香山之會秘監狄兼謨河南尹盧貞年未七十並與會其後溫公未七十用狄監盧尹故事亦與耆英會并爲作記然則子微特不當辭且當記之元度廼舉觴壽諸老曰古之仕者倦而歸教其鄉大夫稱太師士稱少師兼饗之禮無那與選士咸集於庠胼胝則主人就而謀介過其閭者率致敬豈漫然哉蓋皆有風教之責焉諸君子生逢　盛世歸老林泉優游光天化日之下雖更寇亂桑梓晏然自此年彌高德彌劭固無愧上下庠之養如元度雖亦垂垂老矣然君子居其鄉則思善其俗敢遂頹然自放不思有裨於民物哉抑又考溫公序耆英有曰世所慕於樂天者以其志趣高逸也奚必人與地之相襲焉故其

時與會者十有二人老不以九限也近世歐陽坦齋師訂湘中耆英會亦至十八人然則今日之會第以九人始耳繼自今有同調者固當虛左席待之諸老皆曰善乃具列名銜并錄所述於左方元度綴其末且為之記是歲九月二十一日也

余士鏡字月潭道光十二年舉人甘肅渭源綏來阜康等縣知縣雲南昆陽州知州時年七十有四　詩二首

朱光瑞字藹堂　恩貢生候選訓導署湘陰嘉禾縣學教諭永州府學教授時年七十有二　詩二首

李漢章字倬齋道光十五年進士即用知縣沅州府學教授加五品銜時年七十有一　詩二首

方儒照字鑑垣廩貢生試用訓導署醴陵嘉禾永定縣學教諭加內閣中書銜時年六十有七詩二首

鍾昌勤字崇軒道光三十年進士署四川儲道府知府候補道加鹽運使銜　賞戴花翎時年六十有四守制未作詩

周圭字錫侯例貢生刑部候補員外郎江蘇司行走時年六十有四詩二首

黃益杰字子山附貢生湖北黃州府知府加鹽運使銜　賞戴花翎時年六十有三詩四首

張岳齡字子衡廩生甘肅按察使加布政使銜策勇巴圖魯賞戴花翎時年五十有四詩二首

凌文奎字雲楂例貢生湖北德安府同知加知府銜　賞換花翎時年五十有二詩二首

李元度字次青道光二十三年舉人雲南按察使加布政使銜　賞戴花翎色爾固楞巴圖魯時年五十有一詩四首

重修賈太傅祠記 代

自秦併六國去孔孟日遠異學爭鳴道術幾爲天下裂漢興諸曹張陳蕭治尚雜霸習黃老禮樂汔不能興逮文帝武帝時賈董二子出而先王之道乃復明董子知道之大原能尊孔氏斥百家以正誼明道爲鵠賈子上治安策所陳易服色改正朔一制度定官名興禮樂悉更秦法不愧王佐才文中子謂諸葛武侯不死禮樂其興乎然使賈董獲大用則三代之治早復不待季漢時也乃武帝不能用董子令相江都王文帝號稱有道亦以絳灌之短出賈子爲長沙王太傅作賦弔屈原尋卒於梁二子既不遇漢治終未緜坐進於三代此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而蘇子瞻獨謂賈生不

能用漢文而惜其不先交權絳灌俾得為所欲為其說近於權術賈子所必不為曾何足以病賈子哉賈子故宅在長沙會城濯錦坊有古井二晉庾闡唐杜甫劉長卿戴叔倫等並有詩明成化中就宅建祠李文正為之記

國朝康熙中增祀屈子稱屈賈祠用太史公合傳例也乾隆二十四年重葺嘉慶二十五年再葺距今餘五十年矣中丞仁和王公錫倩倡葺命某董其役方伯涂公暨各官紳並斥金襄事僉議屈子宜有專祠乃改祀郡校之左而復舊額曰賈太傅祠祠西偏為門二重堂二成規制仍其舊甋甓榱桷黝堊之敝且亂者新之祠後隙地十數畮增建懷忠草堂南偏旁為宋雅樓東偏登之可望

麓山循廊東上爲小滄浪館再進度石橋爲佩秋亭績屈子小像鐫諸石迤北爲倩芳書屋雜蒔花卉壘石爲山下爲池經始於光緒元年秋八月糜白金二千有奇既潰成中丞命紀其始末烏虖公之意豈第標舉名蹟修廢墜云爾哉賈董皆命世才憾乎有聞於聖人之道固百世師也董子既從祀廟庭矣賈子五十八篇漢書藝文志錄在儒家若治安三策過秦三論又夫人所熟習也讀其書論其世果能尚友其人慨然想見三代以上之氣象出爲世用長治久安之績豈待他求哉然則溯洄正學之明抑可於祠之廢興卜之矣既以復於公遂書以餉後之君子

賈太傅井記

自漢文帝元年迄今二千五十有五年矣古蹟可考者在長沙莫著於賈太傅宅雖與定王臺並稱然定王景帝子太傅仕文帝朝爲尤古也酈氏水經注湘州郡廨西陶侃廟云舊是賈誼宅地中有一井是誼所鑿小而深上斂下大其狀如壺旁有一腳石牀纔容一人坐云誼宿所坐牀又有大柑樹亦云誼所植也盛氏荊州記湘州南寺之東賈誼宅有井其稱狀與酈注同樂氏寰宇記則云上圓下方杜子美清明詩長懷賈傅井依然疑退之詩賈誼宅中今始見皆謂此也井之詳於傳記者如此今陶廟久別建南寺無可考石牀古柑並不存惟井在褫潤門內濯錦坊故宅旁弇口

廣腹水清洌居民飲食沐浴悉資之綆汲者趾相錯也殆所謂改邑不改井者耶光緒元年秋糧儲道兼權按察使夏公偕同官捐俸新太傅宅爲祠闢祠後隙地爲池亭自有記又以挈瓶者叢狹不能容乃拓而廣之井則渫之甃之井之旁舊有石欄有古碑陊剝不可辨擬補植柑於井眉井今溢爲二泉脉故相通又引注祠後之荷池明年夏四月壬午公觴客於亭汲井瀹茗味甘洌與白沙井埒先是甯鄉王處士得古甓於井中製爲硯其友汪君嘯霞聞公此舉乃購硯供祠中公櫝弆之拱璧不啻也公既屬楊構部爲井銘又以記屬元度龍案應劭云井者法也節也言法制居人令節其飲食無窮竭也後漢李尤作井銘遂闡其義曰法律取

象不概自平多取不損少汲不盈孰愚若斯何有耶傾旨哉言乎於賈太傅之學若眞契焉史稱賈生明申商又所陳一制度定官名更秦法諸策莫不有節制之義然則慕效賈子者觀於井固可得其大凡哉宜乎流澤孔長歷二千餘年不改也是歲四月甲申平江李元度記

曾文正公祠雅集圖記

同治十三年冬十二月前廣東撫部郭公應詔入都諸與撫部雅故者相率祖道時 太傅曾文正公專祠方考室公弟澄侯都轉招諸君燕飲以落之會者以齒爲序於時楊紫樓封翁黃仙嶠觀察熊鶴村醫正唐蔭雲方伯黃海華觀察羅研生中翰楊性農禮部楊海琴方伯易海青中翰年自八十二至六十四已上稱九老其未六十者若澄侯丈若朱雨田觀察李仲雲都轉任芝田司馬黃子壽張力臣兩方伯暨元度並爲主人王鼎臣觀察年最少亦預於會酒半各詩以張之適仿香山洛社故事寫像祠之東軒命元度爲之記既三辭不獲乃舉觴屬諸老曰

文正公之功橫被六合雖婦孺走卒罔弗謳而頌之矣獨其倡義之始備歷諸險艱則元度言之有餘慟焉賊之再犯長沙也在咸豐四年春自湘陰寧鄉竄陷湘潭時省城門晝閉餉道斷邦人士扶老攜幼勢岌岌莫能終日公檄塔忠武帥師復潭水師繼之又躬率水軍之半及賊於靖港戰失利公投水者三幕客掖以起公知事不可爲乃止妙高峰草遺疏及遺囑凡二千餘言密令季弟靖毅公市棺將以是夕自裁會湘潭捷書至乃再起視事然且以師不全勝自劾維時謗傷叢集承宣提刑糧儲鹽法諸使者至會牘上巡撫劾公公若弗知也厥後師熸於九江左次南昌困守於祁門瀕死者數矣公百折不回轉戰十二載殲渠擣穴卒蕆大勳

弼成我

國家丕顯休命．雖曰天命．抑豈非人力哉．公薨二年．哀飾終之典

禮絕百僚．

敕祀賢良昭忠祠．又

詔建專祠於江寧安慶南昌武昌天津各行省．湖南公故里．猶南陽之祀諸葛．華州之祀汾陽也．自例發帑金外．舊部及淮南爭斥重金助役．故祠尤壯偉．今吾儕得優游文讌於此．閒始願蓋不及此也．其可忘其所自耶．公之神在天壤．無所不之．諸君子大半與公習．元度則門生故吏也．公今日者．風馬雲車．陟降庭止．環顧吾儕．瞻拜醻酢於茲堂．其亦有悲喜無端．愾然如聞其太息者耶．嗟

乎士束髮受書見古偉人若伊周望散方召吉甫之徒恨不生與同時親炙其丰采或幸過其鄉得拜其祠若墓益裵裒不忍去此雖百世以上猶然況於並世之英疇昔之事而已神化丹青若此乎況又有平生故舊之雅或嘗與共患難生死者乎其悲以感宜何如也抑又思古人稱雅集莫著於晉之蘭亭唐之香山宋文富之洛社蘇米之西園並以圖畫及詩文傳千古爲韻事然第留流連光景而已今日之集則有九原隨會之思與崇德報功之誼焉元戎從公於軍旅將及十年俯仰陳迹茫然如隔世亦復縷縷猶昨日事而公則不可復見矣故宜言之尤悲也旣諗於諸老遂次其言以壽諸石幷列諸君子官閥年齒於左方

湘潭郭氏義莊記

古者宗以族得民族之貧者飢者並衣食於宗子其富貴有餘財者亦必歸於宗子宗子死族人皆齊衰三月然後必爲之繼甚乎日相保相恤故族之人皆萃其散宗法實與國勢相維繫也自封建廢而宗法亡秦制子壯出分後世因之同産昆弟能不異居與財者蓋鮮至親服絕益相視若途人矣宋范文正公刱義田千畝以收族猶古人合族以食及大功同財之遺意也顧義田之法普矣刱惟三代以下之士得爲所欲爲耳若生三代上反有不能得者蓋古制二十授田六十歸田田皆國家所有惟公卿有采地者始得力田以奉祭祀楚茨信南山甫田諸篇皆爲公卿有田祿者

賦也其詩曰我黍我稷我倉我庾我疆我理咨嗟咏歎一若深幸其為已有者自非公卿欲求數十畝之田以奉其先葢不可得矣况推以贈族乎後世井田法廢許民間互相交易人始得各有其田然則義田之設亦古今時勢之殊而所遇有獨幸歟我
朝義田最著者若華亭張文敏照銅山李敏達衛新建裘文恪秀先並以義田得
旨嘉奬文敏從孫戶部尚書祥河近復增置千畝拜
宸翰之賜而仁和湯侍郎右曾長白赫方伯若所置義田方望溪氏並為之記新城陳進士道置義田二千畝祭田如之乾隆中金匱蔡太守震鈞盡斥已貲為義田而吳縣員外郎衛陶篠湖議推

獨冢

溫詔以員外郎即用他若長洲陸氏崑山顧氏廬江章氏並立義莊吾鄉長沙李方伯象鵾余觀察正煥亦有義田義學其皆聞文正之風而起者歟湘潭郭子美軍門由義勇起家從湘鄉合肥兩爵相削平粵逆及捻匪累功至都督加一等輕車都尉族中死事者凡十七人兩弟復死於戰其　封翁玉階先生有志贍族母羅太夫人述其遺命于美感泣遂營產為義莊其弟婦劉氏唐氏皆樂成之計鐲田五千六百六十六畝歲租六千三百七十四石又宅五區歲租千七百緡作規約三十八條自其十一世祖翔伯公以下咸取給焉老有所終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有所養又

設義學四齋書致科第者貲之遊隋不堤者損之益養也而教在
其中矣同治辛未疆吏聞於 朝
天子嘉悅 賜太夫人額曰誼篤宗支於是當世名卿大夫爭爲
文紀盛而子美復自潁陽走書屬記其端委余惟范文正自少以
天下爲已任及經略西夏賊爲之破膽所刱義田條約具集中至
忠宣公廣之爲三千畝十七世孫允臨續增千畝傳八百餘年弗
壞豈倖致哉文正忠宣兩相國忠勛德業既足覆露其子孫而陰
爲之保定而三右丞五侍郎復繩繩趾美故食德服疇至於今未
艾也子美戰績視文正幾過之而其義莊歲入之豐尤甲於天下
是繇天資忠孝當血戰殺賊時早置身家於度外宜能公十萬並

之進於族人而矧無德色也況嗇則歸覸又恐本　封翁及太夫人之素志哉余不敏戊辰冬倡爲立家廟及義塾義倉廟置祀田六百畝歲廩以飭本支義塾聘經師一蒙師二倉粟萬石以便族黨顧力薄而施隘僅能及先高祖以下諸子姓視子美廣及十世祖以上相去若楚越矣然皆以田祿奉祭祀視三代時之無田不祭者所得蓋獨多焉子美此舉深得古宗法遺意固當與范氏並垂天壤余復稱楚茨諸詩之義俾知今之連阡累陌皆古人所殷望而不能得者也其可食焉而忘其事哉詩云子子孫孫勿替引之敢以爲郭氏子姓勖并告天下後世之能爲郭氏者

求忠書院記

自朱子監南嶽廟過長沙與南軒張子講學城南宋幾淡爲長沙帥遂重建嶽麓書院湖湘正學大明又特建五忠祠於城北祀晉湘州刺史司馬閔王承宋通判潭州軍事孟公彥卿趙公民彥將官劉公玠兵官趙公聿之皆以死殉職者也洎南宋之亡知潭州兼湖南安撫使李忠節公芾參議楊公霆知衡州府事尹公穀幕屬顏公應焱陳公億孫等或闔門靖難或捐軀殉城其時去朱子建祠之日裁八十年夫非大賢表彰節義有以感厲而興起之歟

國朝道光二十有四年都人士重建朱子五忠祠於城南書院妙高峰增祀李忠節等五人暨明督師何忠誠公騰蛟巡按劉忠

毅公熙祚臨軍章文毅公曠推官蔡忠烈公道憲知府周節愍公二南曰前後五忠祠亦由行朱子之志也祠成六年粵西盜起蹂嶺涉湘犯長沙不克竄陷武昌安慶踞江甯爲僞都蹂躪遍天下湘中士大夫號召忠義爭治鄉兵殺賊江忠烈忠源帥楚勇羅忠節澤南李忠武續賓王壯武鑫各帥湘勇所向有功時提督忠武公塔齊布牔賊湘潭力搘大局湖北巡撫胡文忠林翼恢復全楚進規上下江先後以死勤事守土吏疏請別建五忠祠於北城街花池左以祀之

詔曰可又数年增祀張忠毅運蘭蕭壯果啟江李勇毅續宜江誠恪忠義李忠壯臣典黃忠壯潤昌遂廣之爲十二忠祠前後死事

弁勇各祔祀於其主帥位下凡萬有餘人烏虖烈矣

國家養士二百餘年寇起倉卒覆軍殺將相望而出萬死不顧一生赴與賊遻者乃獨在湖外章句之儒各率其生徒子弟冒白刃以赴公家之難卒汔

王誅贊成中興盛烈五等之封爛焉誠緜忠義奮發平日讀書談道講求有體有用之學故能出抒大艱獲濟然後知朱子肇建五忠祠實大有造於湖湘與城南嶽麓兩書院等後人賡續而增祀之並有功人心世教而近日諸乘時效忠者皆昔賢風聲之所起也祠旁故有隙地大吏奏建書院於其左以教諸忠裔之來學者凡民之俊秀亦入焉規制視嶽麓城南不少讓額曰求忠謂求

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也夫學者學爲忠孝而已矣

朝廷於死事之臣既卹祀　京師昭忠祠復
敕建專祠於省會又於祠之左方置書院以教其子姓視羽林孤兒撫卹有加可謂摯矣顧嘗考古忠臣子弟之能亢其宗者固不乏而析薪不克荷者亦時有之漢文帝時匈奴冦邊殺都尉孫卬乃封其子單爲缾侯韓延年摎廣德咸因其父擊南越王死事封爲列侯唐南霽雲既靖節其子承嗣年七歲詔授婺州別駕恩非不渥也乃單既無聞於時延年廣德至坐酎金城旦而承嗣洊歷涪州刺史又以劉闢反無備謫戍永州是豈惟不忠抑不孝孰甚又諸忠子姓所當引以爲鑑者也鑑之如何求爲忠孝而已必能

爲明體達用之學竭力致身乃足稱其家兒以上副
聖朝褒崇節義教育人才之盛典與日移孝作忠出爲世用有猷
有爲有守無忝前人光而求忠書院亦且如嶽麓城南永與天地
不敝是則朱子主張風教之意也夫

大宗祠增置祀田記

記曰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又曰惟士無田則亦不祭則不敢以宴古人於祀田如此其重也其故何哉蓋古者十六授田六十歸田尺地皆國家所有惟公卿有采地者始得力田以奉祭祀楚茨信南山甫田諸詩皆爲公卿有田祿者賦也其詩曰我黍我稷我倉我庾我疆我理又曰曾孫之稼曾孫之穡咨嗟詠歎一若深幸其爲已有者自非卿以下不克有圭田士生三代上欲求勠力耕以祀其先豈可得歟後世井田廢阡陌開聽民閒互相貿易而但征其賦乃始有田連阡陌者苟能知本務必先爲祀田計此古今難易之勢異也雖然今日之田易得而亦易失孰非先世撙節

愛護所留遺而敢弁髦視之乎況其在祀田乎吾李氏家廟自乾隆三十一年族先正魯珍秉彝及元等醵金倡置縣西湖仙殿寺宇山場一所田租三十六石以半供祀事半給住持僧嘉慶中寺圮不復召僧今收田租四十石山租十二緡從曾祖穆亭公旣爲之記矣嘉慶十七年族衆將家廟餘貲居積增購松山源田一所嗣經族丈虞臣謦峰諸公悉心經理歲獲贏餘咸豐五年十年兩次增購花園庄田租穀二百九十石於是家廟中歲可得租穀三百五十二石有奇波濟菴者一名花園寺族中世守業也相傳三世祖文鐵公致仕時蒙賜上苑名花歸作花園以榮君賜今其地尙以花園名道光十年可昭公子姓捐香火田租十二石又合族

公購田租十八石今增墾荒租穀十石並供香火及飯僧之資雖非祀田要當世守弗失者也夫祭祀者事親之終事孝經論卿大夫之孝以能保其宗廟爲先卽舜大孝武周達孝皆必極諸宗廟饗之子孫保之然又曰無田則不祭田之繫於祀事也亟矣故謹舉楚茨信南山甫田諸詩之義以告後之食舊德服先疇者能愼守而式廓之庶祖澤之貽留在是哉

吳氏宗祠修建屏牆記

國朝會典品官家廟之制有堂有室有夾室有房有東西廂有階有門有庭庭繚以垣卽所稱屏牆者是也淮南子稱舜始作室築牆茨屋令人去巖穴而就室家是爲牆垣所自始書云若考作室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又云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然則牆之時義尤與宗祠家廟相表裏矣昔者舜之慕堯也食則見諸羹坐則見諸牆仁人孝子之於親僾見愾聞陟降庭止其與羹牆之慕奚異哉乎江吳氏自唐僖宗時吏部尚書諱瑋避亂棄官遷平之山田爲長壽土龍恩溪五門下鄉諸族始祖又光州節度判官諱澄長與四年棄官隱岳州之穆家湖既聞連雲山水之勝

遂遷田嚴爲五角族始祖乾隆二十三年六族合建宗祠於邑東
嘉義嶺廟貌嚴翼堂室房廡門庭之制畢備惟屏牆未建也先是
建祠時有客民爭此土致興訟靜仁司馬之大父　贈朝議大夫
國華公嘗力持之後土人於祠前左方刱建神廟青烏家謂於形
勢有戾非障以崇墉莫由肅觀瞻而遠湫隘遺命嗣君　贈朝議
斗軒公務成其志顧以工鉅難獨支數十年來有志未逮也同治
戊辰六族公舉靜仁肩其任靜仁念堂構墍茨之義與伯兄公永
仲兄公遠斥已貲成之經始於庚午九月二日落成於壬申九月
高丈有四尺廣袤五十五丈厚如高之數而殺其六七糜白金七
百有奇門及廊廡並丹雘一新斯可謂善繼述志事者矣昔端木

予論宮牆以數仞及肩爲等級葢牆不高不足以庇宗廟百官之美富而使人窺見室家之好家語記孔子觀四門之墉有堯舜桀紂之像以爲善惡廢興之鑑是古人不特高其垣墉葢又有丹青繁素之飾焉尙書大傳曰天子賁庸諸侯疏杼然則士大夫家廟之制不當準此爲等差哉抑又攷郡邑志宋治平中田巖村五六月閒桂花香累月自是吳氏昆仲後先登甲乙科凡十八人靜仁固田巖族裔也今者宮牆巍煥靜仁適覩厥成有後兆葉甚即可於斯牆券之吾見六族科名之盛當跐美於治平閒矣族衆嘉靜仁之肯堂構勤垣墉能仰慰其祖若父也來徵文以紀歲月爰具書其始末云

爽溪書院記

古之教者國有學黨有庠州有序家有塾民生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無日不在學之中無人不在教之中爲之師者國學有司徒樂正之屬庠序則黨正遂大夫主之若二十五家之閭則父老之不仕者坐於門側之室爲左右師以時督其子弟所謂塾也今制府廳州縣皆立學又有社學義學爲黨庠術序之遺凡學皆建明倫堂則又明揭立教之本以爲鵠矣自朱子講學嶽麓吾平聞風興起者多朱十三君子以族祖練溪先生居首而木川草堂及雄公皆吾族先正也昔賢之流風遺韻所以化成於鄉者何其偉歟余家爽溪九世矣泉甘而土厚距練溪及草堂遺址皆止數十

里同治戊辰告養得請爰仿古家塾法治精舍於家廟西曰爽溪書院延經師一蒙師三以分教子弟先太高祖後裔皆入焉買田餼粟供師生之稍食院設講堂五楹仍以明倫爲額堂後有亭祀先聖先賢栗主以十三君子祔焉左曰養正齋右曰立誠齋齋各十楹門廡五楹院西屋三楹有樓翼然爲藏書所後爲花圃爲聽書聲亭翼以回廊庖湢井溷皆具工始戊辰八月落成於己巳四月旣釋菜鼓篋迺進諸子姓於堂詔之曰若等知古人立學之義乎孟子云庠序學校皆所以明人倫此千古學的也虞書所謂五典五教五品卽中庸所謂五達道學者學此而已堯舜之道不外孝弟聖人特人倫之至耳今以聖賢望學者鮮不蹴踖未遑顧聖

賢亦人也不能爲聖賢要不能不爲人有倫始有人出乎倫卽出乎人矣出乎人卽入於禽獸而不自知矣夫不敢望聖賢獨甘爲禽獸乎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惟其有倫耳吾之築館擇師以課子弟也匪第治帖括弋科名爲宗族光寵也凡欲使讀書明理各成其爲人爾成人非有異術求各盡其倫爾倫之盡其道無窮極今亦未敢多求各去其自私自利之鄙心以無踰大德之閑爾吾不能廣教術於鄉國天下僅於家塾焉發之力薄而施隘吾滋恧矣登斯堂者能顧名思義盡倫以盡其爲人立愛惟親立敬惟長求無倍於堯舜孔孟程朱之教而賡續濂溪木川草堂諸先正之宗風是爲克家令子天爵修而人爵從之異日爲名臣爲通

儒爲循吏立德立功立言胥於是乎出其榮多矣否則倫紀有虧舍本而逐末縱貿身通顯無解於鄉愿妾婦貧窮壟斷之譏其極至於違禽獸不遠是即掇巍科爵三公吾不願有是子弟也爰揭朱子白鹿洞規暨蔡忠襄公聖門律令於堂並次是語記諸壁以諗後之學於此者

重修文峰書院記

三代後文治莫盛於宋自慶歷中詔天下郡邑皆立學其規制至今日大備而其時魁儒碩彥又往往萃生徒治精舍講學名山中若朱子之嶽麓鵝湖白鹿洞後世輒因之爲書院繼此者不可殫數今自行省及府州縣皆有書院擇高材生居之其師以致仕官及山林高隱有道德之士其大者比諸侯之太學書院與學校並相翼而行者也吾平爲理學文物之邦方朱子講學嶽麓時李練溪先生親及其門而吳伯豐亦嘗因蔡西山以受業朱子爾陽坪書院若許春伯萬子靜魯寶澗[illegible]伯明都行之方炳甫方叔行皆嘗與李宏齋黃勉齋饒雙峰康叔臨諸賢相師友今所祀九君子

者也明鄉賢喩先生志儒繼九君子而起由明經司訓蜀之敘州府以學行廸諸生多所成就遷洲陰王府教授致仕歸卜築東鄉之溪頭讀書自樂建文峰書院爲羣從子弟藏息之所有田數十畝供膏脯資迄今垂三百年不廢同治癸亥先生之子姓醵金庀材重修院講堂學舍及門廡闕者治之圮者崇之擬栗主祀先生屬余以文紀其事余惟先生行誼在郡邑通志功在後學祀在瞽宗其出處皎然實足與九君子後先輝映抑嘗考先生致仕實在萬歷初年其時張江陵當國惡世儒講學詔盡廢天下書院先生生其時能獨行其志爲舉世所不敢爲則尤以服先生之定力然則百世下猶將聞風興起況爲其子孫者歟自科舉之學興士相

競於祿利幾不知學爲何事鄉先正爲何許人今試數九君子之姓氏行誼問邑之學者半張目不能對也余嘗有鑑於此擬終葺九君子祠剏練溪書院梓其語錄以存先正之流風餘韻使後之學者慨然力追古人而從之而顧有志焉未之遂今觀先生子姓數典不忘其祖盆怦怦有動於中願諸君益拓而大之爲吾邑士倡俾文峰書院之名且與鹿洞鵝湖諸名勝並峙天壤間而並躋吾邑於濂洛關閩之域是則私衷所深望而亦先生之志也夫